

論古籍電子化對古籍研究之影響

——以「漢達文庫」為例

梁德華*

一. 引言

古人讀書、做學問多靠背誦，如《清史稿·儒林傳》記述清代大學問家顧炎武「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之地，以二騾二馬載書，過邊塞亭障，呼老兵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對勘；或平原大野，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另全祖望《鮚埼亭集》記述顧氏「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兩書所記相同，可知顧炎武平素無所嗜好，惟好背書，在旅途困倦之時，背書以自娛。清代另一大學者惠棟，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稱「惠氏之學，以博聞強記為入門，以尊古守家法為究竟。士奇于九經、四史、《國語》、《國策》、《楚辭》之文，皆能暗誦，嘗對座客誦《史記·封禪書》終篇，不失一字。」（錢大昕《潛研堂集·惠天牧先生傳》）棟受其教，記誦益賅洽。」¹可見清代學者非常著重記誦，藉以掌握古籍異文及辭例，使清代考據學邁進高峰。然而像顧炎武、惠棟等一類醉心古籍研究的讀書人畢竟只是少數，現代人面對繁忙的生活，實在難以想像古人能有這種非凡的記憶。且現代中文教學多著重文意理解，並不重視誦讀原典，學生多缺乏古人這種艱辛的訓練，對於古書之理解或不及古人精熟。若果必須對浩如煙海之古籍背誦如流才能進行研究，似乎難以切合現今學人之願望。故此，常人研習國學，想更进一步掌握文獻資料，唯有借助漢籍電子化系統，故現代科技發展，對古籍研究帶來不少影響，使傳統學術進入新境地。

隨著科技不斷進步，不少專家、機構已把現存的古籍電子化，為古籍研究者提供方便。所謂「古籍電子化」，是指「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將古代文獻轉化為電子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頁25-26。

媒體的形式，通過光盤、網絡等介質保存和傳播。」²使中國傳統古籍能透過互聯網形式傳播，把傳統學術方法與現代科技結合，既令古籍更為普及，亦對傳統古籍研究影響深遠。中國古籍電子化經台灣、香港、大陸三地共同努力下，已經取得非常大的成績，如台灣中央研究院所建立的「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其中內容包函十三經、二十五史、先秦諸子、朱子語類等文獻資料，提供古籍全文以及檢索系統。而香港中文大學古籍研究中心開發之「漢達文庫」，則提供先秦兩漢一切存世文獻、魏晉南北朝一切傳世文獻、竹簡帛書出土文獻以及甲骨文等資料庫，現在正開發中國傳統類書資料庫。大陸如上海數字圖書館則啟動古籍善本全文光盤工程，將館藏古籍善本全部電子化等，可見三地對古籍電子化貢獻良多，皆有助古籍研究。其中以《四庫全書》、《四部叢刊》電子版兩個系統標誌著古籍電子化之成就。

對於古籍電子化對古籍研究之影響，很多學者都曾撰文討論，如范子華〈古籍電子化與中國古代文史研究——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原文及全文檢索為中心〉、³鄭永曉〈古籍數字化對學術的影響及其發展方向〉、⁴羅鳳珠、蔡宛純〈以資源共享的觀點建構數位文史工具書的方法：以詩詞典故辭典網站為例〉等，⁵可見不少學者已注意現代科技對中國傳統學術之衝擊。本文擬以「漢達文庫」為例，嘗試分析古籍電子化對古籍研究之影響，以期探討現代科技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關係。

二. 古籍電子化輔助古籍研究舉隅

眾所周知，中國古籍數量驚人，據曹之先生統計，中國古籍有126452種，去其重複，數量也超過十萬種，⁶單靠個人閱讀與找尋資料，實難以進行準確無誤之研究。有了中國古籍電子化系統之幫助，則可以改善這個局限。不少古籍電子化系統都具備了精密的檢索功能，為研究者帶來極大方便，如可迅速檢索古籍之異文。

2 陳陽：〈中文古籍數字化的成果與存在問題〉，載《中國電子與網絡出版》，2003年9月（第41期），頁66。

3 范子華：〈古籍電子化與中國古代文史研究——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原文及全文檢索為中心〉，載《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3月（第6卷第2期），頁111-114。

4 鄭永曉：〈古籍數字化對學術的影響及其發展方向〉，載《學術建設》，2006年（第4期），頁81-88。

5 羅鳳珠、蔡宛純：〈以資源共享的觀點建構數位文史工具書的方法：以詩詞典故辭典網站為例〉，《數位時代漢學研究資源國際研討會》，2004年12月。

6 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5月），頁7。

所謂「異文」，狹義來說是文字學之名詞，它對正字而言，是通假字和異體字的統稱。廣義來說，「異文」則為校勘學之名詞，凡同一書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的書記載同一事物，字句互異，包括通假字和異體字，亦稱異文。⁷王彥坤認為「凡記載同一事物的各種文字資料，字句互異，都叫異文。同事異文，乃古文獻中極為常見的現象。大凡一部書的不同傳本、版本，記載同一事物的各種資料，具有引用與被引用關係的文獻之間，都可以見到異文的影子。」⁸異文應用無論在古籍校勘、詞義訓詁、音韻、語法、文字學、修辭學方面都有極大作用，故掌握古籍異文，乃古籍研究之基本方法。王氏進一步指出「找來可供利用的異文材料，是異文應用的前提。[……]異文一般存在下面三種情況之中：第一是同一部書的不同傳本、版本；第二是記載同一事物的各種資料；第三是具有引用與被引用關係的文獻之間。」⁹而利用古籍電子化檢索系統，輸入相關詞彙，就可以快速檢索古籍之「異文」，為研究建立基礎，節省不少時間。

舉例來說，中國不少古籍皆取材於前代典籍，如西漢司馬遷《史記》「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天〕漢。」¹⁰資料來源甚廣。而東漢班固《漢書》於漢武帝前之歷史皆參考自《史記》。東漢末荀悅奉命撰《漢紀》，更「抄撰《漢書》，略舉其要」而成，¹¹故梁啟超稱荀悅為「善抄書者」，可見中國古籍多有因襲前代文獻之傳統，這就使古籍文本產生不少「異文」。利用電子檢索系統即可快速尋找於不同古籍中的相關文句，如《史記》、《漢書》相關的異文，從而探討兩書之因襲關係。

前代學人處理這類題目，別無他法，必須切實比勘兩書文句，方能窺探其中問題。劉殿爵教授於古籍研究見解獨到，其最有獨特心得的方法就是通過相關文獻的排比對讀，凸顯問題之所在，並結合語法、語義、語境、校勘、避諱字和假借字種種考慮，從而決解問題。¹²筆者曾有幸得見劉殿爵教授之手稿，則知前代學者研究之甘苦。由於當時電腦仍未普及，劉教授處理先秦兩漢典籍之關係時，只能靠人手於原稿紙上抄寫典籍文句進行排比對照，以見古籍間之因襲關係。

7 王彥坤：《古籍異文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1。

8 王彥坤：《古籍異文研究》，頁131。

9 王彥坤：《古籍異文研究》，頁111。

10 [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頁2737。

11 張烈點校：《兩漢紀·前漢紀·序》（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6月），頁1。

12 可參考劉殿爵：《語言與思想之間》（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3年）以及《採掇英華》編輯委員會編：《採掇英華：劉殿爵教授論著中譯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

透過文獻比勘，既可探究古人整理文獻之法則，亦可了解其所反映的學術思想，且於校勘古籍文句關係至大。然而單靠人手抄寫往往需要極長的時間，而且難免有「手民之誤」。若參考劉教授研究古籍之方法，並結合古籍電子化檢索系統，則對於古籍研究非常便利。例如前人論定《漢紀》之資料來源不出《漢書》之外，¹³有見及此，筆者曾進行《漢紀》因襲《史記》、《漢書》之研究。利用「漢達文庫·先秦兩漢一切傳世文獻資料庫」之檢索系統，尋找三書相關文句以進行細緻之比對。經排比三書文句，可知荀悅《漢紀》除了主要取材自《漢書》外，亦曾參考《史記》之史料，略補前人研究之未足，如

(1)

《漢紀》：大夫種 存亡越，伯句踐， 身死 。語曰：『野

《漢書》：大夫種 存亡越，伯句踐，立功 名而身死 。語曰：『野

《史記》：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 野

《漢紀》：禽 殫，¹⁴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故以交友

《漢書》：禽 殫， 走犬亨； 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

《史記》：獸已盡而 獵狗亨。¹⁵ 夫以交友

《漢紀》：言之，則不過陳 張 ；以君臣言之，則不過勾踐、大夫

《漢書》：言之，則不過張王 與成安君 ；以忠臣言之，則不過 大夫

《史記》：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 大夫

13 如唐代顏師古於《漢書敘例》言荀悅：「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王先謙：《漢書補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頁14。]

14 《漢紀》「殫」本作「殫」，張烈從龍谿本、學海堂本改。

15 《史記·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史記》，頁2627。]

《漢紀》：種。 推此二者，足以觀之矣。¹⁶

《漢書》：種。 此二者，宜足以觀矣。¹⁷

《史記》：種、范蠡之於句踐也。 此二人者，足以觀矣。¹⁸

案：《漢紀》因襲《漢書·蒯伍江息夫傳》以記蒯通說韓信之言，而其「語曰」部份多「飛鳥盡，良弓藏」二句。然「飛鳥盡，良弓藏」兩句不見於《漢書·蒯通傳》及其他部份，利用電子檢索系統搜尋，可得知此兩句唯見於《史記·越王句踐世家》¹⁹及《淮陰侯列傳》中。《史記·淮陰侯列傳》云：「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²⁰有此兩句，可見《漢紀》不獨取材自《漢書》，此處亦採用《史記·淮陰侯列傳》之文以作補充。

另外利用電子系統進行文本排比，可對古籍文句作出訂正。陳垣在《校勘學釋例》曾言：「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採自前人者，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後人所引用者，以後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並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範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其訛誤。丁國鈞之《晉書校文》，岑刻之《舊唐書校勘記》，皆此法也。」²¹利用電子化系統可迅速地使用「他校法」，如

(2)

《漢紀》：大宛既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

《漢書》：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

《史記》：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

16 《前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三》，頁34。

17 《漢書·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頁2163。

18 《史記·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頁2625。

19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史記》，頁1746。〕

20 《史記·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頁2627。

21 陳垣著：《校勘學釋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7月），頁131。

《漢紀》：「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齊桓公復九世之

《漢書》：「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

《史記》：「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

《漢紀》：讎，《春秋》大之。」²²

《漢書》：讎，《春秋》大之。」²³

《史記》：讎，《春秋》大之。」²⁴

案：《史記》、《漢書》皆作「齊襄公」，《漢紀》獨作「齊桓公」。齊襄公事見於《公羊傳·莊公四年》，其文曰：「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²⁵可見《史》、《漢》皆有明文可徵，而《漢紀》因襲《漢書》而來，亦當從《漢書》作「齊襄公」，其作「桓公」者實為訛誤，然張烈並未有據《史》、《漢》以訂正《漢紀》之誤。利用古籍電子化系統，輸入三書相關字眼，如「復九世」三字，即可迅速找尋三書相關之出處及文本以進行排比，利用「他校法」可知《漢紀》文句之訛誤，這反映古籍電子資源對校勘古籍裨益極大。

又如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所撰之《淮南子》，其中多有引用《莊子》之文句，保存了漢代學者對《莊子》文本之詮釋，利用電子檢索系統亦可快速找尋《淮南子》與《莊子》之相關文句以作進一步分析，如

22 《前漢紀·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頁245。

23 《漢書·匈奴傳第六十四上》，頁3776。

24 《史記·匈奴列傳第五十》，頁2917。

25 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頁523-524。

(3)

〈倣真〉：一範人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

〈大宗師〉：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倣真〉：復新，其為樂也，可勝計邪！²⁶

〈大宗師〉：其為樂可勝計邪！²⁷

案：〈倣真〉此段出自《莊子·大宗師》，文句差異不大，繼承《莊子》同化於道之主張。〈倣真〉以「範」改「犯」者，實因通假之故，俞樾《淮南平議》云：「『範』即『犯』之段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曰：『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是範、犯古字通也。」²⁸又改「特犯」為「一範」，細考〈大宗師〉「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下文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故〈倣真〉之編者或參考下文以改此文，郭《注》於「特犯」句下言：「人形方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²⁹亦把「特犯」理解為「一犯」。³⁰至於《淮南》於「萬化」前加「千變」兩字，或因文辭修飾之故，且「千變萬化」乃《淮南》之常語，見於〈精神〉及〈詮言〉兩篇，³¹其中〈精神〉「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出自〈田子方〉「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³²亦以「千變」潤飾《莊子》文意。

〈倣真〉於「其為樂也」上有「弊而復新」，王叔岷謂「文意較完」，³³可

26 《淮南子逐字索引》，頁11。

27 《莊子逐字索引》，頁16。

28 王叔岷：《莊子校證》，頁228。

29 同上。

30 成《疏》：「犯，遇也。」[郭慶藩：《莊子集釋》，頁263。]

31 利用電子化檢索系統可尋找有關辭例，如〈精神〉：「千變萬化，孰足以患心！」又〈詮言〉：「千變萬化，必有化而應化者。」可見其為《淮南》所常用。而「千變萬化」亦見於西漢之《京氏易傳·坤》：「升降反復，不能久處，千變萬化，故稱乎《易》。」又賈誼《鵬鳥賦》：「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可知其為西漢常用語。

32 王叔岷：《莊子校證》，頁229。

33 同上。

知〈倣真〉編者之改易，乃在補充〈大宗師〉句意，而《淮南·道應》亦有相類之語。³⁴ 利用電子化系統輸入關鍵字進行檢索，可知「弊而復新」四字或出自《老子》第十五章「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故能蔽不新成。」〈倣真〉雖沒有利用此章原意，然從文辭之間可推測《淮南子》化用《老子》之文以形容「物化」之過程。然而王叔岷主張以《淮南》與《莊子》之互見文句校補今本《莊子》，以復《莊子》舊貌，認為「莊子舊觀，賴此以存者，正復不少也」。³⁵ 王氏以《淮南》校訂《莊子》，自有一定理據，惜乎王氏未有對兩書之互文作出全面分析。經比勘兩書原文，則知《淮南》少直接逐錄《莊子》，而每以不同之詮釋方法改易其文，故兩書文句頗有出入，王氏以《淮南》校勘《莊子》或未必能恢復《莊子》之舊貌。王氏認為「《淮南·倣真篇》載此文，『其為樂』上有『弊而復新』四字，文義較完備。古本《莊子》當如此。」³⁶ 然《淮南》每多補充《莊子》句意，或對其文句進行修飾，故「弊而復新」四字未必為《莊子》之原文，而為化用《老子》之文，³⁷ 王氏之論實可商榷，這亦可證電子化檢索系統可輔助古籍研究。

除了排比古籍文本之外，利用「辭例」以作分析亦是古籍研究常用方法，如楊樹達《古書句讀釋例》就利用「辭例」考訂古書原文之句讀，極具參考價值。而古籍電子化檢索系統在這方面亦可提供幫助，如

(4)

《漢紀》：沛公方踞床，令兩女子洗足。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

《漢書》：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

《史記》：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

34 〈淮南·道應〉言：「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顏）願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叡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能弊而不新成。』」[《淮南子逐字索引》，頁119。]

35 王叔岷：〈《淮南子》引《莊》舉偶〉，頁364。

36 王叔岷：〈《淮南子》引《莊》舉偶〉，頁364。

37 〈倣真〉之編者乃以「弊而復新」四字補充〈大宗師〉句意，而《淮南·道應》亦有相近的語句，究其源頭乃出自《老子》第十五章「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故能蔽不新成。」其記孔子與子貢的對話，後引《老子》以詮釋其事。〈倣真〉雖沒有利用此章原意，然從文辭之間可推測其化用《老子》之文以形容「物化」的過程。而《淮南》以《老》釋《莊》之顯例全書難見，故「弊而復新」四字未必是《莊子》的原文。

《漢紀》：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³⁸

《漢書》：欲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³⁹

《史記》：欲 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⁴⁰

案：《史記會注考證》：「祕閣本無『足』字。」《史記會注考證校補》：「桃古本亦無『足』字。」⁴¹又《史記·酈生陸賈傳》：「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⁴²《漢書·酈食其傳》作「令兩女子洗」，⁴³亦無「足」字，王叔岷云：「《索引本》出『踞牀洗』三字，疑所據本『洗』下無『足』字，《漢書·高紀》及《酈生傳》並無『足』字。（師古《注》：『洗，洗足也。』）《史記·高紀》作『使兩女子洗足。』《考證》引《祕閣本》亦無『足』字。驗以《黥布傳》『上方踞牀洗。』（《漢書·英布傳》，上作『漢王。』）則《史》文蓋本無『足』字矣。」⁴⁴而李人鑒亦云：「『洗』下『足』字乃後人所妄加，當刪。（此《傳》下文後人所附益之酈生事中有『沛公方洗』一語，而六朝抄本乃作『沛公方洗足』。抄本『洗』下『足』字亦後人所加。今本無『足』字，乃舊本未為後人加『足』字而幸得傳至今日者。）」⁴⁵

王、李兩氏之意見固然極具參考價值，而利用「漢達文庫」之檢索功能進行檢索，在數秒之間可尋找於先秦兩漢典籍中有關「洗足」之辭例，補充前人之見解。除了以上三書外，「洗足」亦見於王充《論衡·譏日》：「洗，去足垢」、《穆天子傳》「以洗天子之足」、《列子·周穆王篇》「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等古籍中，可知先秦兩漢典籍中鮮有「洗足」兩字連用之例。其實，「洗」字據《廣韻》有兩音，一為先禮切，指洗濯，一為蘇典切，則指洗足。根據漢代之語言習慣，「洗」讀蘇典切，已有「洗足」之義，無須加「足」字，如王充《論衡·譏日篇》

38 《前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一》，頁10。案：《漢紀》多「舉義兵」三字，乃剪裁《漢書·酈陸朱劉叔孫傳》：「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而來。

39 《漢書·高帝紀第一上》，頁18。

40 《史記·高祖本紀第八》，頁358。

41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校補》，頁635。

42 《史記·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頁2692。

43 《漢書·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頁2106。

44 王叔岷：《史記斟證》，頁2800-2801。

45 李人鑒：《太史公書校讀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1335。

云：「洗，去足垢。」故此《史記》之「足」字應為後人所加，而《漢紀》作「洗足」者亦誤，應從《漢書》刪「足」字。張烈校勘《漢紀》時未有列出《史》、《漢》異文，又未據《漢書》刪《漢紀》「足」字，當補，可見古籍電子化檢索系統對考證古籍文句之作用。

三. 結語

中國古籍源遠流長，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要進一步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內涵就有賴研究者對古籍作出深入的研究，現代科技則可帶動古籍研究走進新的里程碑。以上以「漢達文庫」為例，指出了古籍電子化系統對古籍研究之正面作用，如能快速尋找古籍之「異文」、「辭例」以資考證，使古籍研究方法產生變化，不再單靠個人記憶，而利用現代科技使考證方法更趨準確完備。隨著科技發展，古籍電子化系統愈趨進步，各專家、機構已開發不同的資料庫及檢索系統以迎合不同學科的需求，令學者在研究工作上減省大量時間，能集中精力於更高層次的推敲上，提高古籍研究之效率，可以說學習使用古籍電子化系統進行研究已經是現今學術中一個必然課題，故科技進步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之影響非常深遠，科技與文化已經緊密地結合。

但現時古籍電子化系統亦有不少局限，諸如電子資料庫所採用古籍的版本問題、電子化古籍之校勘問題以及繁簡字、通假字、字庫問題等等。⁴⁶不少學者亦曾討論古籍電子化之缺點，如何志華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四部叢刊》電子版中《淮南子》原文圖像與文本頁面文字不相合的問題，⁴⁷反映古籍電子化系統仍需改善。另外雖然古籍電子化對學者提供不少助力，但進行研究之先，仍必須精讀原書，有了足夠的了解，才能進行深入分析。故此，古籍電子化系統並不可以取代讀書以及人的思考，要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仍需要「人」的力量。

46 可參考鄭永曉：〈古籍數字化與古典文學研究的未來〉，載《文學遺產》，2005年（第1期），頁131-137，以及岳占偉：〈中文古籍數字化的成就與挑戰〉，載《殷都學刊》，2004年（第4期），頁100-103。

47 《道藏》本《淮南子·原道》：「欲寅之心亡於中，則肌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王念孫《讀書雜誌》云：「『欲寅之心』，『寅』當為『寔』，字之誤也。『寔』與『肉』同。欲肉者，欲食肉也。」《四部叢刊》影鈔北宋本《淮南子》原文正作「欲寔之心」，可知王氏之說不誤。《四部叢刊》電子版之原文圖像作「寔」，然其文本頁面之電腦字則作「害」，與原書不同，可知使用古籍電子系統時，仍須留心其中版本與文字之問題，否則影響研究之準確性。詳細內容可參考 Che Wah Ho, CHANT (Chinese Ancient Texts): a comprehensive database of all ancient Chinese texts up to 600 AD, Journal of Digital Information, Volume 3 Issue 2, Article No. 119, 2002-08-09。

參考書目

專書

1.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2.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
3.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
4. 王叔岷：《史記斠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3年。
5. 王叔岷：《莊子校詮》，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年。
6. 王彥坤：《古籍異文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7. 李人鑒：《太史公書校讀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年。
8. 張烈點校：《兩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6月。
9. 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5月。
10.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
11. 陳垣著：《校勘學釋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7月。
12. 劉殿爵：《語言與思想之間》，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3年。
13. 編輯委員會編：《採掇英華：劉殿爵教授論著中譯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年。

期刊論文

1. Che Wah Ho, CHANT (Chinese Ancient Texts): a comprehensive database of all ancient Chinese texts up to 600 AD, Journal of Digital Information, Volume 3 Issue 2, Article No. 119, 2002-08-09.
2. 岳占偉：〈中文古籍數字化的成就與挑戰〉，載《殷都學刊》，2004年(第4期)。
3. 范子華：〈古籍電子化與中國古代文史研究——以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原文及全文檢索為中心〉，載《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3月(第6卷第2期)，頁111-114。
4. 張三夕、盛莉：〈漢語古籍電子文獻書目提要〉，載《古代文獻的考證與詮釋——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2006年12月。

5. 陳陽：〈中文古籍數字化的成果與存在問題〉，載《中國電子與網絡出版》，2003年9月(第41期)。
6. 鄭永曉：〈古籍數字化對學術的影響及其發展方向〉，載《學術建設》，2006年(第4期)，頁81-88。
7. 鄭永曉：〈古籍數字化與古典文學研究的未來〉，載《文學遺產》，2005年(第1期)。
8. 羅鳳珠、蔡宛純：〈以資源共享的觀點建構數位文史工具書的方法：以詩詞典故辭典網站為例〉，《數位時代漢學研究資源國際研討會》，2004年12月。